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文艺
图/羊城晚报记者 林清石
统筹/邓琼 朱绍杰

李俊与王雅凝在岛上工作

1 “弃文从武”:书堂或曾改造为军事建筑

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记者一行和考古队员小心绕过江面下的礁石，越过滩涂。登上小岛后可以看到，“书堂石”遗址为三层结构，最顶层仍可辨认出18间书房的建筑布局。

据《韶州府志》及清朝嘉庆版《翁源县志》记载，晚唐诗人邵谒受辱弃官后曾隐居于此，筑室苦读，考取功名才离开，后人因予诗以诗闻名于世。

当地县志中还有明朝思想家、教育家黄佐在《邵谒传》中记下的这个故事：“始，谒之家食也，贫且贱，屈为县更令有客至，目使椿床者三，谒不应；又颐指之者三，谒不应令乃怒，慢骂之……谒不为动，掉臂而出，握刀截其髻，着县门，矢之曰：‘学苟不成，有如此发！’发愤读书，罔日昼夜。筑室隐起水心，距县十里许。”家庭贫寒的邵谒年轻时曾任翁源县吏，县令有私客到访时，再三指使邵谒铺床待客，邵谒认为县令有作戏之心，决不应从。面对欺辱他选择断发明志，自此之后隐居于水心书堂，发奋苦读，昼夜不息。

邵谒是晚唐时名闻遐迩的岭南诗人，有32首诗被选入《全唐诗》。他与张九龄并为粤北子弟，深为地方父老引以为荣。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所研究人员吴浩铭告诉记者，他们是受翁源县政府委托，来对遗址现场

开展数字化勘察测绘工作的，此次实地勘察工作结束后，未来将尽快编制对该遗址的保护修缮方案。

登上小岛后，吴浩铭操控无人机开展倾斜摄影测量，通过密集摄影来构建起遗址外景全貌的三维模型，此外还更加精细地拍摄记录下遗址的局部细节。

书堂石遗址坐西向东，分正门、书房、空旷地三部分。现遗址唯江中岩石和靠西端的残墙破壁尚存，面积约700平方米，仍具有较高的建筑研究价值，并为研究唐代岭南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书堂石遗址于2019年入选第九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邓其生老师实地考察遗址时曾提出：“遗址内现存石室以麻石为柱，墙体厚实，设有门窗及通水路径，与清代防御工事的建筑风格相似。”

结合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便也不难理解，书堂石遗址所在小岛四面环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符合军事防御的选址特征；同时清代粤北地区匪患频发，地方常修筑碉堡以自卫。邓其生认为：“遗址的原始基础仍保留唐代文化层，清代可能在其上增建或改造。目前书堂石现存的遗址（如麻石柱、防御性墙体）可能为清代军事防御碉堡建筑。”

趁雨季未至，记者随古建筑保护专家乘船登岛实地勘测——

去倚岩而筑的“岛上书堂”寻千年文脉



正逢雨水节气，天气稍凉，粤北的三华李花依然开得热烈烂漫。趁着广东雨季未至，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筑研究所（以下简称“古建所”）的考古队员们驱车赶往韶关市翁源县，对滃江水域一处岩石小岛上的书堂石遗址进行勘察测绘。

该遗址位置独特，坐落在江心之上、群山之间，四周暗礁环伺，草木繁盛。昔日依山而建的这处“岛上书堂”，而今已被滔滔江水和岁月冲刷得只剩下残墙断壁，但它和关于它的传说仍然是当地民众文化记忆的重要一环……

2月18日至19日，羊城晚报记者一行跟随考古队员，实地探访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翁源书堂石遗址，乘船登岛，走进这处被视为翁源千年文脉所系的晚唐文化遗址。

2 “水落石出”:趁雨季来临前给遗址“诊疗看病”

书堂筑在江中崛起的天然岩石上，形状极似一艘在激流中逆水而上的航船。书堂石室倚岩而筑，岩墙交错，浑然一体。如今虽已残墙断壁，但其结构奇特，古朴天然，任由江水奔流不息，冲刷不止，依旧傲然屹立。

但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所研究人员李俊和王雅凝的眼中，成就书堂石遗址水上奇丽景观的，反而是涨潮季被淹没在浪花下的建筑基层部分。

李俊向记者介绍：“这次实地勘察的任务就是趁雨季还没到来，抓紧针对之前处于水面之下的书堂石遗址的建筑基层部分，补充完成数字信息采集工作，以便及时发现遗址建筑的潜在危害，并制定相应的防护措施。”当

地居民涂雀平也告诉记者，大概在2008年，小岛上的一面墙体曾出现过垮塌，“小时候我们上下学经常路过这座小岛，家里大人也常和我们提起岛上曾经有座书堂。这次有文保专家来对书堂石遗址进行勘察和保护修缮，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李俊和王雅凝扛着沉重的三维激光扫描仪翻过礁石，脚下满是江水退潮后留下的各类贝壳。三维激光扫描仪可以将现实场景1:1以数字化点云模型形式呈现在计算机中，实现“无痛无扰”地为建筑“诊疗看病”。

为了能够清晰准确地测量记录遗址信息，去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所曾来到现场，开展数字化勘察测绘工作。在当

地人协助下，小岛的植被得以全面清理，这不仅能够有效防止树木扎根进岩石中松动地基，也让书堂石遗址的全貌得以完整出现。

由于岛上山势陡峭复杂，李俊和王雅凝想要围绕岛屿每一个设定的站点开展三维激光扫描工作尤为不易，甚至处处伴随着危险。最窄不过一掌宽的山路，他们必须身体紧贴峭壁，一手扣紧峭壁上的凸起，另一只手抓牢沉重的测绘设备，侧着身子徒步通过。

吴浩铭设置好无人机飞行拍摄的航线后，也时不时帮忙接应同事。他表示：“每一处古建筑都有难点，坐落在江心小岛上的书堂石遗址更是特殊，这类建筑放眼广东也并不多见，我们要格外小心。”

3 遗址犹在：“青山少年郎”永被世人铭记

“青山山下少年郎，失意当时别故乡。惆怅不堪回首望，隔溪遥见旧书堂。”在邵谒《降巫诗》一诗中，从以书为伴、以岛为家的青山少年郎，到被誉为唐代“岭南五才子”之一的国子监进士，邵谒回首来时路，仿佛隔水望见旧时隐居苦读的书堂。

明代岭南大儒黄佐对邵谒的诗才十分称誉，曾有“五岭以南，当开元盛时，以诗文鸣者，独渴与曲江公（笔者按：指张九龄）巍然并存”之句，认为岭南之地能与张九龄齐名的只有邵谒。

邵谒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如《岁丰》《寒女行》等，他为人刚正不阿，写诗作文多针砭时弊，作品大多反映百姓疾苦，怜贫惜弱，抨击不义。正因为邵谒这样的人品、诗品，他敢于直言、同情底层民众疾苦的风范，特别为翁源人民所铭记。

现今，在与书堂石遗址隔江相望的邵谒诗碑林中，《全唐诗》选入的邵谒所作32首诗，由32位风格迥异的书法家书丹，镌刻于石碑之上，供后人瞻仰。那在逆流中傲然屹立的“岛上书堂”，也自然成为翁源人民心中千年文脉

所系。书堂石遗址见证了翁源千年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岭南书画文化的重要载体。

在考古队员和记者乘船返回岸上的途中，涂雀平一边撑浆划船，一边笑着聊起了关于书堂石遗址的一个传说：“邵谒在书堂石隐居苦读期间，共有六名学子在此读书备考。后来他们一同进京赶考，最终却是七人中举，其中包括一名在书堂做饭的厨子。”

连漪泛起，江水荡漾，书堂石遗址形影若逝，唯有两岸的三华李花，如白雪般在山间田野肆意绽放。



清理后的书堂石遗址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孩子眼中的花花：摔跤也要摔出彩虹的形状



口周洲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翠竹掩映中，一只名叫“花花”的熊猫幼崽越来越被游客和亿万网民熟悉。与其他熊猫幼崽不同，它右后脚掌天生外翻，四肢力量不均衡，走起路来前腿内八、后腿外八，仿佛踩着天然的芭蕾舞步。这种独特的步态总让游客们忍俊不禁。这只熊猫因此成了基地里最特殊的熊猫幼崽之一，也成了我的儿子果果最喜欢的孩子。

果果第一次见到花花时，他趴在观景台的玻璃幕墙上，呼吸在玻璃上晕开白雾，手指连着那个摇摇晃晃的身影大喊：“爸爸、妈妈，花花在跳《天鹅湖》。”这童稚有趣的比喻让周围游客会心一笑，却意外点破了生物学家们的研究发现——花花虽然有天生的生理缺陷，但它失衡的步伐中却蕴含着独特的运动美学。

果果对花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持续不断地前往基地探究花花的生活习性过程中，他还制作出一本《花花成长手册》，记录了许多关于花花的成长细节。

在这本手册中，果果用贴纸标注出一些令他困惑的变化：春季的花花像蓬松的糯米团子，秋季却变得修长轻盈。饲养员根据果果的这一发现向他解释了熊猫毛发随季节变化的奥秘。而他们的这段对话被录制下来，并制作成基地推出的科普动画里的经典场景。后来，当果果在基地自然教育中心听到有游客在看到这段动画并复述他发现的这一细节时，他的眼睛亮得像发现了恐龙化石：“原来我的小问题真的是大问题！”

科研人员一直在帮助花花进行特

殊的野化训练，在海拔3000米的模拟野化训练场，花花的日常训练堪称科学与温情的完美融合。饲养员谭爷爷独创了“美食诱导法”将体能训练融入花花的生活细节：他用竹签串起苹果片悬挂在木架高处，引导花花后肢发力站立；他将窝窝头碎屑撒在斜坡上，促使花花自主学习攀爬技巧。

动物行为学家通过三维运动捕捉系统分析了花花在这个过程中的行为，他们发现，花花通过调整重心偏移角度，创造出独特的“摇摆式攀爬法”，其能量消耗的效率竟比常规方式提升了15%。

某个秋日下午，前往现场观察的果果发现训练场的银杏树下散落着特殊的“地图”——那是花花练习攀爬时蹭落的竹叶，每片叶背都粘着浅浅的爪印。他用放大镜观察后发现，右侧爪印总比左侧深0.5毫米。“因为花花右脚要更用力呀！”果果的这个发现促使饲养员调整了攀爬训练架的摩擦力分布。果果后来因此收到了科研组回赠的3D打印爪印模型，这更激发了他观察花花的热情。有一次，他认真地对花花说：“你现在是我的动物同学啦。”

在一个亲子开放日，果果又获得了给花花递竹笋的机会。他注意到花花的进食方式与其他熊猫不同：它会用前掌把竹笋滚到斜坡上固定，再像吃玉米那样竖着啃食。他立刻指出：“这是花花发明的防掉落餐盘。”但他模仿花花这个动作时却打翻了果盘，这件事却意外地启发了自然教育中心的饲养员设计出一种熊猫的防滑食槽。

果果的手账中还记录了花花的许多光辉时刻：它性格温吞，却成为它突破生理局限的独特武器——在2022年的冬季体能训练中，它以每分钟仅移动3米的“龟速”完成任务，成为首只完成连续10米平衡木行走的特殊个体；2023年春季的攀树训练时，当其幼崽已爬上树顶开始悠闲啃竹子时，花花仍在两米高的树杈间徘徊。但红外监测影像仪很快记录下震撼一幕：只见花花突然改变策略，用前爪钩住树干纹理，后肢呈螺旋状交替发力，以近乎垂直的角度完成了自己的首次自主攀爬。后来这种攀爬方式被命名为“花花螺旋”式，成为了研究员手中残肢熊猫训练的标准教材。在基地的基因库里，花花贡献的毛发样本具有特殊价值。她的DNA序列中检测到罕见的“秦岭—岷山”双重基因标记，为破解大熊猫小种群遗传瓶颈提供了关键线索。2024年，基于这些研究成果建立的DNA数据库，成功指导了龙门山区域的首次跨片区个体交流。



计划；2025年春节，花花在“熊猫文化国际周”的直播镜头前，慢悠悠地爬上特制领奖台，它用鼻子轻触“生态友好大使”奖牌的画面，迅速通过卫星信号传遍全球126个国家。这个曾被预言

难以成年的特殊个体，如今已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鲜活符号——它的成长纪录片在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循环播放，它的卡通形象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宣传片中，它的粪便被制成生态纸张，它的日常影像成为AI训练素材，它的生命故事更化作千万孩子心中的绿色火种……

花花的成长轨迹确实打破了人们对“完美”的固有认知——右后掌的天生外翻，成为它创新攀爬方式的契机；温吞的性格，成为它能持之以恒完成任务的优势，甚至它在抢食时的“弱势”也反而培养了它独立觅食的能力……它的故事一直在告诉所有人：在生态保护的宏大叙事中，每个生命的“不完美”都是进化赋予的特殊礼物。

而我的儿子果果也在对花花的观察过程中收获满满。他在一场自然课的演讲时勇敢地发声：“花花教会我，就算摔倒也要摔出彩虹的形状。”当我看到在这个被数据与算法充斥的时代，孩子澄澈的目光与大熊猫湿润的黑眼圈温柔相对时，忽然读懂：所谓“国宝”，不仅是需要被保护的脆弱生命，更是照亮人类文明进程的明灯；所谓文明，不过是让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观星台。

来生还做你的弟弟

□林少华

不响地放弃了复读机会，到父亲所在的工厂当了一名合同制工人，进了全厂最辛苦的车间。

我长大后，想报名当兵，母亲坚决反对，说我在家连青菜和猪肉都不吃，去部队哪受得了苦。也是姐姐站出来为我说话：“好男儿志在四方，姨，让弟去吧，相信他会走对路的。”

到部队后，我因各种挫折一度倍感失落，姐姐便一封一封地写信给我：“人生要遇到很多挫折，要学会自信，要懂得先苦后甜，干就要干到最好啊！”当我因爱情受挫时，姐姐更用一句“你是军官，天下何处无芳草”温暖了我的心。

那年我提干，姐姐第一时间祝贺我，她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寄给我，让我请战友吃饭，她说：“你是因为有大家的帮助才会进步的！”后来我要买房，姐姐又毫不犹豫地拿出15000元给我。要知道，那几乎是她当时的全部积蓄，顶我一年半的工资啊！

姐姐被确诊肝癌的消息传到我耳朵时，真如晴天霹雳。我第一时间搭上回老家的汽车，去姐姐家探望。那时姐姐看上去一点不像病人。当晚，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讨论姐姐的病到底要不要治，有人觉得如果病已到晚期，不如不治，让她高高兴兴地过，一切顺其自然。但我们兄弟俩却决定最后一搏：上广州治疗。

姐姐转到广州治疗时，我刚调到广州不久。我每天骑摩托车给姐姐送饭，想给姐姐做些好吃的，可姐姐有气无力地说：“华，我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吃碗粥和老家的萝卜干。”后来做完手术，她回家养病，我每个月都会给她捎一些抗癌药，可她每次都要塞回药钱给我。可我怎么能要她的钱呢？她在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后，还特意将自己存折里仅有的2000多块钱取出来塞到父母手里……

姐姐走后，我和哥哥从不在父母面前提起她。不是我们不想她，而是一提起她，老人总是伤心不已，我们不禁泪流满面。

亲爱的姐姐，来生我还想做您的亲弟弟。我一定不再让您受苦，我要带您去看广州塔、游珠江夜景、吃西关小吃、赏最美的风景。